

“颜若榴？”读魔泉魔恍然道：“无怪乎你能破去本宫操魂之法，原来是江湖上艳名远播的妖娆魔魅啊。”

“区区贱名，不足挂齿。”颜若榴道：“此女与我有过数面之缘，还请阁下高抬贵手。”

读魔泉魔一时摸不清这妖女路数，按理说这等人闻风丧胆的妖女，见到此事，袖手旁观才是寻常的举动，可眼下竟然求他高抬贵手，令他实再看不出她意欲何为，于是问道：“不过数面之缘，便要坏本宫好事吗？”

颜若榴道：“阁下修为超凡，何必欺辱这未经世事的年幼女子，若是传出去，也坏了名声。”

读魔泉魔忍不住笑道：“哈，妖娆魔魅与鬼狱太子谈坏了名声？你我本就是一丘之貉，何必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你究竟有何目的，不妨直说。”

颜若榴得知杜言孝身份，心下暗凛，但仍是不卑不亢道：“原来你是那人之子啊？失敬失敬，不过小女子刚才所言，句句属实，确实只是看这姑娘可怜而已，还请太子殿下行个方便。”

读魔泉魔却调戏道：“以你在江湖上的名声，遇到此事，难道不应该是加入进来，与本宫同乐吗？”

颜若榴嘴角轻勾，眉眼微阖，婀娜火辣的身段不自主的微微摇曳着，散发出些许诱人的媚态，带着些许羞赧的神色，道：“太子殿下若是想要，也未尝不可，只消放这女孩自行离去，人间极乐，小女子愿与太子共享。”

读魔泉魔一眯双眼，话音微冷道：“那如果本太子想两个都要呢？”

颜若榴嘴角的弧度更为上扬，眼中媚意似乎散发着淫光：“有我这个天下人都想尝之一快的天生媚体，太子殿下又何必执着于那生涩未开的黄毛丫头呢？”

读魔泉魔已然不悦道：“这么说来，你仍是想力保此女，从而与本太子反抗到底了？”

颜若榴笑道：“小女子不过与殿下协商一二，共赴鱼水，何来反抗之说？”

不料读魔泉魔神色丕变，轻蔑道：“你不过是父神的手下败将，被玩弄通透的货色，也有脸来求本太子？”当日颜若榴失陷鬼狱，被邪神尽情玩弄之事，他早有耳闻，是以反而对她起了轻蔑之心，加之她连番不肯让步，故而有意出言相辱。

“原来你知晓当日之事啊。”面对言语嘲讽，颜若榴依旧笑脸盈盈：“你父亲那段时日倒是让我很是舒爽，但不知你又继承了他几分本事呢？”说话间手指轻抚云鬓，摇首之间，媚态天成。

读魔泉魔不想这女子竟然毫不避讳自己曾遭监禁奸淫的过往，反向他挑逗起来，称奇之际，心中也略微收敛了轻蔑之心，忖道：“她既能从鬼狱安然脱逃，想来本事不差，其功法又与母后类似，以媚功扰乱敌手感官见长，若真要交战，还真需防她几手。”

“太子殿下，意下如何？”颜若榴询问间，忽见读魔泉魔离地而起，以诡异身法欺至近前，一掌已挟黑气，当胸袭来！颜若榴在江湖行走多年，见识过各种三教九流，宵小鼠辈，对此偷袭早已有所防备，只见她微微侧身，轻巧躲过凌厉一掌，身形摇动之间，胸前的一对半露巨乳也随之剧烈晃动起来。

“太子殿下，意下如何？”颜若榴询问间，忽见读魔泉魔离地而起，以诡异身法欺至近前，一掌已挟黑气，当胸袭来！颜若榴在江湖行走多年，见识过各种三教九流，宵小鼠辈，对此偷袭早已有所防备，只见她微微侧身，轻巧躲过凌厉一掌，身形摇动之间，胸前的一对半露巨乳也随之剧烈晃动起来。

读魔泉魔心中暗赞道：“我欲趁其媚功未发之迹抢得先机，不想她还是有所防备，此妖女名不虚传！”随即招式陡变，一掌横拦，一掌直推，隐了数路后手变式，分袭向颜若榴那高耸的巨乳与平滑的小腹！

读魔泉魔心中暗赞道：“我欲趁其媚功未发之迹抢得先机，不想她还是有所防备，此妖女名不虚传！”随即招式陡变，一掌横拦，一掌直推，隐了数路后手变式，分袭向颜若榴那高耸的巨乳与平滑的小腹！

却见妖娆魔魅身姿弯曲如练，一舞如水蛇出洞，扭摆不停，读魔泉魔两掌连变三招六式，却被她——躲过，片衣未沾！

却见妖娆魔魅身姿弯曲如练，一舞如水蛇出洞，扭摆不停，读魔泉魔两掌连变三招六式，却被她——躲过，片衣未沾！

“好一段妖娆身法！”读魔泉魔怒喝一声，化掌成指，一身邪气连番施展，近则黑气绕指如匕，绞刮劈斩，远则指腕如弦，猛射邪气！连番逼攻之下，纵使妖娆魔魅走位精妙，艳舞绝伦，外衣亦现多处擦伤，露出内中白皙的肌肤！

“好一段妖娆身法！”读魔泉魔怒喝一声，化掌成指，一身邪气连番施展，近则黑气绕指如匕，绞刮劈斩，远则指腕如弦，猛射邪气！连番逼攻之下，纵使妖娆魔魅走位精妙，艳舞绝伦，外

衣亦现多处擦伤，露出内中白皙的肌肤！

“原来太子殿下好这一口。”颜若榴扭身穿梭在读魔泉魔连番攻势之下，媚声道：“先前对付那两个小姑娘，你便在战中令她们衣衫尽毁，方才对付这小姑娘，也是弄的她衣衫褴褛，现在，又想对小女子故技重施吗？”

“原来太子殿下好这一口。”颜若榴扭身穿梭在读魔泉魔连番攻势之下，媚声道：“先前对付那两个小姑娘，你便在战中令她们衣衫尽毁，方才对付这小姑娘，也是弄的她衣衫褴褛，现在，又想对小女子故技重施吗？”

“哈！你倒是了解本宫！”想到她竟是知晓自己全数行踪，却并未让自己察觉，读魔泉魔心中暗凛，但嘴上也不愿失了气势，一面继续远近攻势，一面道：“本宫最喜欢看女子打斗时渐渐被剥光衣物，令她们在害羞中赤身裸体的拼斗，除却欣赏她们运动时的身姿之外，也可以享受她们付出努力却仍无法翻盘之时，那渐渐绝望的神情！”

“哈！你倒是了解本宫！”想到她竟是知晓自己全数行踪，却并未让自己察觉，读魔泉魔心中暗凛，但嘴上也不愿失了气势，一面继续远近攻势，一面道：“本宫最喜欢看女子打斗时渐渐被剥光衣物，令她们在害羞中赤身裸体的拼斗，除却欣赏她们运动时的身姿之外，也可以享受她们付出努力却仍无法翻盘之时，那渐渐绝望的神情！”

“老子变态，儿子也不遑多让。”想到当日在鬼狱之中，读天祸也是边打边粉碎了自己的衣物，颜若榴不禁心中暗讽，但口中却吐出最淫媚的话语：“既然太子喜欢，那小女子便好好取悦您一番好了。”说着，竟是自行解开一道襟扣，将原本被挤压而裸露在外的小半乳球解放开来，袒露出更多部分，却依旧是襟怀紧绷，衣领勒入肉中，将那对豪乳挤出浑圆的半球形状，原本当中的沟壑亦未见消失，反而更为深邃。

“老子变态，儿子也不遑多让。”想到当日在鬼狱之中，读天祸也是边打边粉碎了自己的衣物，颜若榴不禁心中暗讽，但口中却吐出最淫媚的话语：“既然太子喜欢，那小女子便好好取悦您一番好了。”说着，竟是自行解开一道襟扣，将原本被挤压而裸露在外的小半乳球解放开来，袒露出更多部分，却依旧是襟怀紧绷，衣领勒入肉中，将那对豪乳挤出浑圆的半球形状，原本当中的沟壑亦未见消失，反而更为深邃。

“哦？你想用媚功引我上当吗？读魔泉魔指箭连发，交谈间又在颜若榴衣上留下数道擦痕，却依旧未曾伤及皮肉。

“哦？你想用媚功引我上当吗？读魔泉魔指箭连发，交谈间又在颜若榴衣上留下数道擦痕，却依旧未曾伤及皮肉。

“媚功？”颜若榴笑道：“太子殿下可有被媚惑的感觉呢？”谈笑间，又顺势扯下了一条已经损坏的衣袖，将玉臂完全展现出来。

“媚功？”颜若榴笑道：“太子殿下可有被媚惑的感觉呢？”谈笑间，又顺势扯下了一条已经损坏的衣袖，将玉臂完全展现出来。

读魔泉魔此刻还光着下身，肉棒半硬不硬，半软不软，望向颜若榴时，也并未多有冲动，便知晓自己尚未着道，不由也放松几分，反击道：“面对妖娆魔魅，若是未被媚惑，才是对其的大不敬呐。”

读魔泉魔此刻还光着下身，肉棒半硬不硬，半软不软，望向颜若榴时，也并未多有冲动，便知晓自己尚未着道，不由也放松几分，反击道：“面对妖娆魔魅，若是未被媚惑，才是对其的大不敬呐。”

颜若榴自是知他言不由衷，却娇嗔道：“太子殿下好会骗人，你那雄根明明毫无反应，却说这些片汤话应付人。”

颜若榴自是知他言不由衷，却娇嗔道：“太子殿下好会骗人，你那雄根明明毫无反应，却说这些片汤话应付人。”

读魔泉魔暗忖道：“这妖女，一举一动都风华卓越，媚态十足，常人若见了，此刻定然已是毫不犹豫的扑上去了，若非我自小受母后悉心调教，心下又防备，只怕也只钧拜服在她石榴裙下。”想到这里，却见颜若榴竟是撕开短裙破处，露出整条紧实美腿与半幅浑圆肉臀在外，继续于鬼

狱太子绵密攻势中穿梭舞动，在衣带渐少的情况下，其舞姿也愈发的妖娆浮媚。

读魔臬魔暗忖道：“”这妖女，一举一动都风华卓越，媚态十足，常人若见了，此刻定然已是毫不犹豫的扑上去了，若非我自小受母后悉心调教，心下又防备，只怕也只钧拜服在她石榴裙下。“想到这里，却见颜若榴竟是撕开短裙破处，露出整条紧实美腿与半幅浑圆肉臀在外，继续于鬼狱太子绵密攻势中穿梭舞动，在衣带渐少的情况下，其舞姿也愈发的妖娆浮媚。

邪人战女，鬼力对媚功，二人激战一刻有余，眼见颜若榴身上衣物越来越少，却非鬼狱太子一人所为，而是她时常扯开衣衫所致。此刻，颜若榴上身仅余左袖左肩连同左胸一片完整衣衫，一只硕大浑圆的豪乳跟随着她妖娆冶艳的舞姿在巍巍颤斗着，荡漾着令人炫目的白亮乳波，平坦有力的腰肢已经完全裸露，纤窄的腰身连带部分曲线诱人的玉胯一起款款扭动，掀起媚风阵阵，妖艳非常，至于两条玉腿，原本就是裸露在外，此刻伴随着上身衣物的渐渐消失，也达到了某种意义的平衡，显得整体舞姿更为妖娆、耐看！

读魔臬魔越战信心越足，他的根基本就压过颜若榴一头，只是忌惮她在江湖上的胸(凶)名，看似不断抢攻，实则时时在提防着她的媚功，无法使出全力，然而任其功法如何诡异，人力也有穷尽之时，二人缠斗近两刻时间，颜若榴一直被猛攻压制，连还击都无法做到，久守之下，虽未有失，但气力渐衰，娇喘越发粗重之时，那近乎赤裸的火辣胴体之上，已可见香汗密布，红晕一片，云叠青丝之间，已然被汗水浸透，一缕缕凌乱的贴在额头、颜面，以及裸露的香肩、玉背以及豪乳之上！而她身上的所有衣物，都已在自己的连番攻势和她自己的不断撕扯之中全数不见，此刻已是赤裸而战！

望见对手渐露颓相，读魔臬魔已然知晓自己必定不败，他有鬼阳加持，内元魂力源源不绝，最利久战，只消取得上风，一直压制，即便不能一举拿下，也能将对手生生耗死，只是眼下，心中仍有一股违和之感。

“她的魔舞真能如此精妙，与我缠斗如斯，却能尽避杀招？眼见颜若榴脚步渐乱，愈显支绌，一个想法忽的在读魔臬魔脑海里闪现：“难道说？”为应证自己猜测，鬼狱太子攻势一变，不再快速抢攻压制，而代以沉稳力厚之招，式式瞄向颜若榴胸前那团颤动的巨乳，只见拳出掌劈，直进直退，力求精准命中，一连四五招，却一如之前，式式擦身而过！只是这几招过后，颜若榴喘息更重，满身大汗淋漓，道道青丝亦被汗水浸润成束，贴在了香肩玉背之上！

“看来与我料想的不差！”读魔臬魔心下得意，已有了克敌策略，只见他再度放缓攻势，却将一手背在身后，默默掐动法诀。颜若榴稍得喘息，知是得到机会，立即展开反击，玉足急转腾挪，形如展翼白鹤，两根葱指并连直刺，隐下三路变式后招，分别攻向杜言孝眉心、喉头与心脏！

赤裸玉体如风遁行，美的不可方物，快的不及眨眼，已至鬼狱太子身前，然而就在逼命两指即将取命建功之刻，却见读魔臬魔眼中异光忽闪，蓦地浑身紫气迸发，颜若榴动作随之一滞！一转眼，杜言孝背后的一手已结印而来，如电般弹在颜若榴额头之上，激起一阵紫气四溢！登时，便听妖娆魔魅一声惨叫，连退数步开外，赤裸胴体蜷缩一团，浑身抖如筛糠！

眼见对手中招，似是无法反抗，读魔臬魔乘胜追击，踏步间，一身紫气宛如罩身纱袍，如影随形，使得他身形仿若如展翼之蝠，黑暗鬼魅，掌中更是法印紫气交织，意欲在操魂一道，彻底控制住颜若榴这不可多得的战力，亦是不可多得的极品玩物！

就在操魂法印临身之际，却见妖娆魔魅猛然抬头，眼中亦是一道异光闪过，浑身气机陡然一变，一如九天仙子临凡尘，明艳动人，端庄秀丽，又似山野狐媚祸人间，妖台浪荡，观之忘言！

妖冶浪荡，观之忘言！

“不好！”此景读魔臬魔再熟悉不过，忙收了法印，闭目退开数丈之遥，方才重新睁开双眼，只见颜若榴已然起身，媚艳的眼直勾勾的盯住自己，近乎赤裸的火辣胴体散发着一如先前所见的矛盾气息，似是清纯无垢，又似淫荡狐媚，两气相辅相谐，以一种难以捉摸的玄妙方式融合在一处，正是“妖娆魔魅的成名绝技——华颜留香！

通过方才一轮交锋，二人皆知对方非是易与之辈，不可轻取，于是隔空对峙起来，彼此身虽不动，但对决却步入了更加白热化的境地！只见，不语的二人，一者袒露下身，垂吊着半软不硬的肉棒，手掐法诀，身周紫气翻腾，一者衣衫尽毁，赤裸胴体前凸后翘，火辣曲线此起彼伏，亦是浑身气机高涨，却非是内元，而是几乎能令所有男子都抬头挺枪，陷入张狂欲望的无边媚意！对峙半晌，二人精神隔空对撞，紫气媚意互不相让，读魔臬魔率先打破了沉默：“妖娆魔魅，媚术果然高深莫测。”

颜若榴软语道：“还不是被太子殿下看破端倪，诱而破之。”

读魔臬魔却道：“本宫原以为你之媚术只有诱欲一道，故而严加提防，反而落了下乘。不过你之秘术，勘破不难，也就是在对手出招一瞬，干扰其感知，使之攻击偏离些许，看似是你魔舞闪

避之效，实则不过是另一种简单的媚术。”

颜若榴心知此人乃操魂高手，二人又各祭秘术，进行精神搏杀，是以一旦思潮松动，便有败北之危，他之所以轻描淡写的道破此前玄机，便是为扰乱其心神，于是也加催先天媚体，发挥华颜留香之特效，配合几近裸露的胴体，圆臀扭摆，腰肢若蛇，丰乳颤舞，性感动无媚的身之下，魅惑之意再添三分威能！

读魔泉魔顿感体内欲火催生，身下原本半软的肉棒渐有抬头之势。在这生死搏杀的关键时刻，若是心神被扰，非但性命堪忧，亦有可能身死道消，他身为鬼狱之人，自是不惧死亡，但若精神受损，便再难修复，于是也力提元功，以操魂秘术正面对抗妖娆魔魅之华颜留香。

二人各仗秘法，在不可见的所在斗的异常激烈，颜若榴尽展媚姿，火辣玉体轻柔摇曳如风拂柳，胸前豪乳上下颠簸如涛如浪，宽胯旋扭转动如磨碾转，一身销魂蚀骨之艳风，刮入读魔泉魔眼中，对这方才没有正式取得美味的男人来说，打击不可谓不重，此时鬼狱太子体内除却欲火翻腾，还有对方才没有取下千兰影处子红丸的无比遗憾，以及对可能无法再品尝晏饮霜、薛梦颖这两位儒门绝色的深深叹息，下身赤裸的硬挺肉棒就沐浴在冷风中无处安放，无时无刻不想找到一处温暖的肉洞来聊以自慰，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受到颜若榴的媚功影响，在无形中被其操控了心神。

眼见读魔泉魔目光渐发迷离，颜若榴心中暗喜，正欲近前给与致命一击，不料转眼便觉一阵头晕目眩，便忙停下脚步，心道：“华颜留香影响他心神的同时，我也在被操魂影响，如此下去，只怕两败俱伤……”先比武功，再拼精神，连番恶战，颜若榴已是勉力支撑，此刻见对手竟不顾安危靠向自己，心中更是一凛，不得不再催媚功，意欲阻挡那人脚步！

读魔泉魔只觉愈靠近起舞的妖女，意识便越是沉重，欲望亦越来越强，但他仗着邪阳养复，始终能保完备状态，是而仍能勉强保持心中清醒，来至颜若榴三步之内！

“他要做什么！”经验丰富的颜若榴本能的感到些许不对，当下全力施为，豁命催动华颜留香，但自己亦更受操魂侵蚀，只觉四肢逐渐沉重，腰身亦是难动！

二人凶险近身对抗之下，胜负一手转瞬而至，只见颜若榴藕臂猛抬，纤指如针，向读魔泉魔双目扎去，若能功成，破去其眼中异光，当能取胜，然而读魔泉魔乃是此道高手，他先前对千兰影这等轻取之敌，只消趁其不备，远处施法，便能一击即中，轻松操控，而面对同是此道高手的颜若榴，第一次试探他便知此女非可轻松中招，故而不惜涉险，豁命近身，便是为了缩短距离，发挥其邪能的最大威力，当双方都被彼此精神力牵制，那么根基就是最后的决胜底牌！

很显然，鬼狱太子根基之雄厚，远胜妖娆魔魅！

就在颜若榴双指艰难刺向读魔泉魔之际，鬼狱太子已是雷霆落招，掐印之手穿越层层精神障碍，掀起道道媚波涟漪，猛然击中祸世妖女眉心印堂！

忽遭重击，颜若榴媚法瞬破，读魔泉魔压力陡失，追击已至，只见印手如电连击妖女神庭百汇两道大穴，将操魂秘法的磅礴邪源轰然灌入！

头部要穴连遭强击，但见颜若榴的火辣娇躯凌空向后倒去，后脑重重落地后，又因巨力未消，娇躯原地挺立，直直倒翻过来，随后趴在地上宛如新尸，瞬无声息！

读魔泉魔这才松了口气憋住良久的邪气，心有余悸道：“这‘妖娆魔魅’果不寻常，根基去我甚远，却能以媚功与本宫斗的旗鼓相当，甚至略压一头，若非鬼阳邪力源源不绝，只怕真要栽在这妖女手上！”望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宛如尸体，却依旧火辣婀娜的熟媚胴体，又想到方才二人精神激战，杜言孝仍是有些忌惮，于是运起操魂之法，令赤身躺在一旁观战的千兰影前去探查一二。

千兰影本已绝望，见有人来救，刚燃起希望，却知是个恶人，顿时又陷绝望，再观二人战斗，眼见颜若榴不落下风，心中刚刚隐隐重燃希望，不料却又见她败的如此狼狈，如此反复之下，芳心已是难堪折磨，受了操魂，心中连一点反抗之情都提不起来，乖乖走到颜若榴身边，将她裸躯翻转，只见那胸前一对伟岸豪乳仍是微微上下起伏，显然是仍有生机，便如实报告。

“活着？那自然最好！”读魔泉魔当即运起操魂秘术，他方才在颜若榴头上三连击，乃是以魂力破其媚功，并未真正给她留下操魂之印，此时趁她虚弱，正是术成之时，然而就在此时，只见颜若榴美腿倏然一屈，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跃起，对准千兰影头上七处要穴连戳七指，顿时，千兰影眼前一黑，便软倒在颜若榴伟岸的胸怀之中！

“你竟然还有余力？！”变故陡生，读魔泉魔大惊之下，手中操魂印法又快三分，一瞬之间，“操魂”缔结！

“跪下！”指令一下，颜若榴顿时双膝跪地，只是望向他的眼神与千兰影截然不同，若说小郡主的眼神是充满不屈的杀意，那么妖娆魔魅的眼中便是春水无边的——媚意！读魔泉魔又令道：“给本宫来个五体投地！”颜若榴毫无迟疑，娇躯向前一扑，额头玉手一同按在肮脏的地上，胸前那对

巨硕豪乳也因此落在土中，被挤压成团。

读魔泉魔仍是不放心，又道：“站起来，然后扎个马步。”赤裸的马步于女子而言，是极其羞耻的动作，这意味着其玉门将会大开，将女体最私密的地方暴露出来，然而颜若榴仍是转瞬照做，毫无抗拒，大开的双腿之间，黑亮的芳草之下，那令无数男人魂销骨噬的妖媚名器翩然展现，鲜红的四瓣肉唇如舒展的蝶翼，其上凝结着点点光亮的露珠，仿佛在引诱着鬼狱太子前去临幸！操魂秘法成功与否，读魔泉魔早有感应，只是颜若榴手段奇诡难测，他也不敢掉以轻心，此刻方才真正放下心来，走至这浑身沾满土灰的裸露妖女身前，在她曲线火辣的诱人胴体打量一番，目光又停在了她身下那奇形美鲍之上，道：“你这妖女，果然身负名器，无怪能魅惑天下男子。”

颜若榴眉角一弯，笑道：“殿下您与邪神说的话倒是出奇的相似呢。”

“少在那与本宫插科打诨。”读魔泉魔两指钳主颜若榴下颌，抬起她灰头土脸的面庞，指向一旁昏迷的小郡主，厉声问道：“你对她做了什么？”

颜若榴却“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仿佛被操魂是一件值得愉悦的事情，道：“奴家本来打算解除她的操魂之法，与她并肩共战强敌，谁料自己竟然着了你的道，看来真是得不偿失。”

读魔泉魔体感操魂，确实已与千兰影断了连结，知晓她所言非虚，心下忖道：“父神的操魂之法，至今从未失效过，任她神通广大，也定然没法翻出浪花。”加上颜若榴能够实话实说，也就放下心来，丝毫没有注意到，这妖女的自称已从“小女子”变成了“奴家”。

“操魂需要人神识清醒时方能缔结，现在想补也无济于事，把她带到洞中等待苏醒吗？读魔泉魔暗中盘算着，忽然问道：“她还有多久会醒？”

颜若榴如实道：“方才我以劲力灌入她头上七处大穴，想醒来至少要半个时辰以上。”

“半个时辰？”读魔泉魔面露难色，他倒不是怕小郡主醒来再造事端，而是太想品尝小郡主的处女嫩穴，恨不得立刻为她开苞破处，却又极度不愿在她毫无知觉的时候做出此时，那样岂不平白失却许多趣味。

颜若榴望向他胯下依旧挺立的肉棒，媚笑道：“太子若不嫌弃，不如先让奴家侍奉您一番，待小郡主醒来，再去临幸不迟。”

读魔泉魔略带玩味的上下打量了颜若榴的媚躯一圈，却并不言语，只听她又道：“若是怕小郡主半途醒来坏事，只消将她置于眼前，届时自会察觉，并无难处。”

“有意思。”读魔泉魔这才开口道：“这话才符合你这妖女的身份。”随后转身面向颜若榴，挺了挺胯下的肉棒，虚眼问道：“那么，你打算如何服侍本宫呢？”

颜若榴也不正面回答，歪头问道：“殿下想知道，奴家当日是怎样侍奉邪神的吗？不料读魔泉魔面色一沉，道：“你与父神之事，本太子没有兴趣，你若不得侍奉的本太子满意，我便把你丢入军营，然你受千人捅万人插……”说到这里，杜言孝面色又是一变，嘲笑道：“都忘了，你本就是这种货色，这种惩罚对你来说应算是”奖励。也罢，你就放开手脚，让本宫体验一番父神的快乐好了。”

颜若榴得令，收了马步，将身上泥灰斫拭干净，款步向读魔泉魔走去，行进间，胸前的绵软豪乳失却束缚，跟随着脚步节奏颤抖出摇曳的乳浪，看的杜言孝也是兴奋不已，心道：“这也太极品了，软而不垂，大而有形，本宫阅女无数，从没有人在这个尺寸上能有这般品相！”暗自赞叹间，颜若榴已屈膝跪倒，恭敬的握住那充血的硬挺肉棒，张开娇美的丰润红唇，一口将那黑气肉棒含入，照着龟头舔弄吮吸起来！

相比于千兰影那只毫无经验的雏鸟，颜若榴就好比是身经百战游隼，口舌技巧已臻化境，只见她先是用灵巧的柔舌卷刮着紫红的龟头，将晶亮香津浸满其上，随后高速而有力的上下舔舐拨弄着凹陷的马眼，发出宛如快速翻书之时，那绵密而富有节奏的“噗噗噗”声响，将整根肉棒在其舔弄之下，上下摇动的几乎生出虚影！

读魔泉魔不禁长吟一声，心中感叹道：“这技巧，当真只有被千人捅万人插，却又还没坏掉的女人才能练的出来，也太过销魂了，不过前戏就让本宫隐隐有欲射之感，不知父神当日如何顶受的住的。”殊不知读天祸与鬼阳联系更深，一样的舒爽感觉，他能依靠鬼力轻易锁住精关，尽享极乐侍奉，而杜言孝却只能以秘法紧守。

颜若榴侍奉间，媚眼微抬，望向读魔泉魔那一脸享受的表情，自己也露出了淫媚渴求的眼神，扶起脸前的肉棒，从卵袋处开始向上舔弄，香舌在龟头、棒身和卵蛋上下来回游走，水润红唇时不时含住卵袋或是茎身，开启一阵致密而绵软的唇吮舌击，时而又吸吮舔弄着整颗龟头，像极了饥渴的少妇正在享用她美味的餐肴。

与读天祸相同，鬼狱太子的肉棒之上也有丝丝黑气缠绕，颜若榴吞吐之间，亦觉有细微的电流

在口中跳动扩散，却并未如邪神那般浓烈，况且也并不影响她施展唇舌技巧，尽力取悦这猥琐邪人。

只见，浑身赤裸的火辣少妇一丝不苟的吞吐着邪人的硬挺阳茎，贴满香汗发束的嗔首时而大幅、快速的前后摇动，润唇中发出紧紧吸附的“滋咂”之声，时而又转动嗔首，张大润唇，只以巧舌与柔嫩的口腔作为支点，让火热的肉棒在的口中来回旋转，翻搅不停！

纵然读魔泉魔御女无算，却也从没经历过这种技巧，不一会，便被杀的丢盔弃甲，即便运转秘法也无法控住精关，肉棒陡然一勃，在颜若榴口中跳动着射出了股股滚烫浓精，随后又连忙退出，用剩下的数股灼热精浆在她妖媚绝伦的艳丽面庞之上糊上一层更添淫媚的乳白！

2-10-6

2.10.7

读魔泉魔舒畅射完，正欲催动邪阳秘法重振雄风，却见颜若榴葱指抚面，将那一脸阳精刮入口中，卷着香舌细细品咂一番后，又尽数咽下，随后又捉起他半软的肉棒含入娇唇，细致而精巧的用唇舌按摩着龟头棒身，不出数息，便将他的肉棒吹的挺直如前！

“不愧是妖女，手法如此出众。”杜言孝由衷地赞叹着，他御女虽众，却大多都是强取良家或幼雏，自然无一人得此千锤百炼之技。

颜若榴口中含着那根硬挺肉棒，抬头望向邪人，眼中说不出的骚媚狐淫，含糊道：“太子殿下可还满意？”

读魔泉魔捏住这妖女的下巴，令她起身站立，随后另一手伸入其引人入胜的胯下，笑道：“这嘴是满意的很，却不知道这里如何？”话刚落下，读魔泉魔脸上便露出惊讶却兴奋的神情：“你这小辰，也是本宫见过最会咬人的！”

颜若榴当即倒退两步，妩媚笑道：“太子殿下打算现在就享用奴家的小穴吗？”“你若想随本太子一道回洞再战，倒也无妨，只不过本太子洞中男人颇多，只怕你……承受不住。”一抹淫笑在读魔泉魔脸上荡开，探入妖女蜜民的手指快速的上下翻飞起来，只见颜若榴媚眼顿时春意四泄，露出无比享用的神情，而不出片刻，便已听的她下身尽是汁水翻搅之声！

在读魔泉魔大力的手指奸淫之下，颜若榴火辣丰润的娇躯随之疯狂摇摆着，一双高耸的豪乳在空气中上下颠跃，乳肉乱颤，不一会便夹紧了双腿，浑身赫然一绷，汨汨香浓的阴精自花径之中喷射而出，汁水丰沛如泉，淋的邪人满手溢香！

“你这贱货，本宫只用两指，你就能喷成这样吗？”望着在高潮中娇躯战栗的火辣妖女，读魔泉魔只觉丹田之下火热非常，一根肉棒挺立出了前所未有的硬度，于是也不再忍耐，令道：“本宫现在就要干你，赶紧摆出个方便的姿势吧！”

只见颜若榴熟练的席地而坐，双眸向邪人投去无限春光的媚色，随即四肢撑地，双腿大开，翘臀圆股悬空相迎，袒露着那水光莹莹的蝴蝶蜜尻，问道：“殿下是想这样禽奴家呢，还是……”说着，她又将身子翻转过去，如母狗般趴在地上，雪腻丰臀高高抬起，娇柔扭动，那四片大小不一的粉嫩唇瓣宛如蝴蝶一般在读魔泉魔眼前翩翩起舞，引诱着他前来此处观光临幸！

如此淫糜媚欲的场景，已是急不可耐的读魔泉魔哪还想选，一个箭步上前握住妖女还在扭动的纤细腰肢，膨胀到极限的硬挺肉棒顶上蝴蝶口只磨蹭了两下，便找到了泥泞不堪的销魂蜜洞，毫无阻碍，顺滑无比的挺入其中！

“哦唔……”两人同时发出一声满足的长呼，随后便是激烈不已的狂暴交媾，只见读魔泉魔紧紧抓住颜若榴紧致丰腴的双臀，十指深深陷入弹润的臀肉之中，身下一根直挺挺的邪气肉棒飞速的从后方在妖女的销魂蜜窟中进出，发出清脆而响亮的“啪啪”之声与淫水爱液不断被挤出、拉丝时的黏腻声响！

2.10.7

读魔泉魔舒畅射完，正欲催动邪阳秘法重振雄风，却见颜若榴葱指抚面，将那一脸阳精刮入口中，卷着香舌细细品咂一番后，又尽数咽下，随后又捉起他半软的肉棒含入娇唇，细致而精巧的用唇舌按摩着龟头棒身，不出数息，便将他的肉棒吹的挺直如前！

“不愧是妖女，手法如此出众。”杜言孝由衷地赞叹着，他御女虽众，却大多都是强取良家或幼雏，自然无一人得此千锤百炼之技。

颜若榴口中含着那根硬挺肉棒，抬头望向邪人，眼中说不出的骚媚狐淫，含糊道：“太子殿下可还满意？”

读魔泉魔捏住这妖女的下巴，令她起身站立，随后另一手伸入其引人入胜的胯下，笑道：“这嘴是满意的很，却不知道这里如何？”话刚落下，读魔泉魔脸上便露出惊讶却兴奋的神情：“你这小辰，也是本宫见过最会咬人的！”

颜若榴当即倒退两步，妩媚笑道：“太子殿下打算现在就享用奴家的小穴吗？”“你若想随本太子一道回洞再战，倒也无妨，只不过本太子洞中男人颇多，只怕你……承受不住。”一抹淫笑在读

魔泉魔脸上荡开，探入妖女蜜民的手指快速的上下翻飞起来，只见颜若榴媚眼顿时春意四泄，露出无比享用的神情，而不出片刻，便已听的她下身尽是汁水翻搅之声！

在洩魔泉魔大力的手指奸淫之下，颜若榴火辣丰润的娇躯随之疯狂摇摆着，一双高耸的豪乳在空气中上下颠跃，乳肉乱颤，不一会便夹紧了双腿，浑身赫然一绷，汨汨香浓的阴精自花径之中喷射而出，汁水丰沛如泉，淋的邪人满手溢香！

“你这贱货，本宫只用两指，你就能喷成这样吗？”望着在高潮中娇躯战栗的火辣妖女，洩魔泉魔只觉丹田之下火热非常，一根肉棒挺立出了前所未有的硬度，于是也不再忍耐，令道：“本宫现在就要干你，赶紧摆出个方便的姿势吧！”

只见颜若榴熟练的席地而坐，双眸向邪人投去无限春光的媚色，随即四肢撑地，双腿大开，翘臀圆股悬空相迎，袒露着那水光莹莹的蝴蝶蜜尻，问道：“殿下是想这样禽奴家呢，还是……”说着，她又将身子翻转过去，如母狗般趴在地上，雪腻丰臀高高抬起，娇柔扭动，那四片大小不一的粉嫩唇瓣宛如蝴蝶一般在洩魔泉魔眼前翩翩起舞，引诱着他前来此处观光临幸！

如此淫糜媚欲的场景，已是急不可耐的洩魔泉魔哪还想选，一个箭步上前握住妖女还在扭动的纤细腰肢，膨胀到极限的硬挺肉棒顶上蝴蝶口只磨蹭了两下，便找到了泥泞不堪的销魂蜜洞，毫无阻碍，顺滑无比的挺入其中！

“哦唔……”两人同时发出一声满足的长呼，随后便是激烈不已的狂暴交媾，只见洩魔泉魔紧紧抓住颜若榴紧致丰腴的双臀，十指深深陷入弹润的臀肉之中，身下一根直挺挺的邪气肉棒飞速的从后方在妖女的销魂蜜窟中进出，发出清脆而响亮的“啪啪”之声与淫水爱液不断被挤出、拉丝时的黏腻声响！

决用泉黄肉的做具以具，在保让困度的问时，母一下都云将电大雨出千个，然石。再连根狠狠地窝入那湿滑多汁的美穴之中，而颜若榴的蜜道除却顺滑好插之外，余体验亦是一等的极品，那幽径之中曲折蜿蜒，每次被抽插都会狠狠摩擦着龟头，无论被肉棒如何拉扯碾压，蜜道总能在第一时间紧紧将其包覆，千蜜肉颗粒分明，好似小手一般，抚弄着不断在进出的硬挺阳物，加之其中水源不断，始终保持着无与伦比的润滑之感，是这番，已让鬼狱太子受用无穷，更何况那美穴收缩起来紧致而力，在极致包裹肉棒的同时，仿佛想将肉棒永远的留在此处，又不失温润滑嫩，一次次的送它离开，再盼着它再度前来。

“啊……你这女人，真的是……”洩魔泉魔此刻已是爽的说不出话来，只见他从后拉拽着颜若榴的长发，一手固定住那纤细的腰肢，仿佛一条深陷淫欲猛兽，疯狂的挺动自己雄腰，将几欲爆炸的肉棒一次次的大力捅入妖女的逆天名器之中，在征服欲与雄性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那被他的无情撞击而泛红美丽圆臀之上，一层层颤颤巍巍的臀浪随着他的抽插节奏而不停荡漾着，亦看的人赏心悦目！

“这子，不管定力还是功力，比他老子远了，不过这样的话，也是挺爽……”颜若榴身负天生媚体，天生便容易动情，只要进行男女欢爱之事，无论男子能力如何，定能享受到一些快感，甚至还会来上那么几次高潮，但是有那么几回，和时常达到高潮，其间还是能有区分，若是男子那话够大，技巧够好，也是能令的她春情荡漾，高潮迭起。但显然洩魔泉魔不在此列，就在颜若榴即将被送上高潮的前一刻，鬼狱太子已是锁不住体内欲望的关口，无数鬼精如开闸放水般喷涌而出，股股喷射在颜若榴蜿蜒曲折的甬道之中！

“这就结束了吗？”只差临门一脚而不得，颜若榴略有遗憾的催动起华颜留香，化纳着入体劲力，默默养复功体。操魂之术虽让她对施术者言听计从，既法对他做出不利举动，但交媾双修却是让他舒爽之事，又如何会在“不利举动”之列？见颜若榴媚功饱提，如当日在千佛鬼狱侍奉洩天祸时那样一顿吸纳，直爽的洩魔泉魔白眼直翻，几乎窒息，鬼精毫无节制的一股股涌出，分比平常多出数倍不止，不出一会，便似被榨干一般瘫坐在地，那刚射完的肉棒早不见了先前的雄风，缩成小小的一团，再挤不出一滴精华。

“你……你这妖女，好生厉害！本……本宫从未这么舒坦过！”洩魔泉魔此刻连说话都有些声虚，才那波射精爽的他大脑都有些空白，猛然想到了-些事情，却转瞬即忘，根本无法记起。

“奴家伺候的殿下还算满意吧？”颜若榴妖娆的扭动着腰肢，将还在流精淌水的蝴蝶名器凑到洩魔泉魔面前晃了一晃，回眸笑道：“太子殿下还能再起吗？”

洩尾泉魔见她略带挑衅的神情，顿时激起了雄性的好胜心，男人大多无法接受自己会被女人看轻，是房事方面，杜教亦是如此，更遑论他身为鬼狱太子，身怀

秘法，自认为本就比常人身份高贵，于御女之道也更具优势，断不会任由这妖女轻视，于是招动法诀，引纳邪阳鬼力，化为自身精力，顿时雄风重振，肉棒冲天而起，尺对更比之前要大上一圈！

望着读魔泉魔气势汹汹的上前想要找回场子，颜若榴反而满怀期待的转过身来，以丰满圆臀在地作为支撑，两条玉腿朝天挺的笔直，而后向两侧打开到一个最为诱人的角度，也是最能暴露玉胯蜜民的完美角度，将糊满浊精爱液的名器美穴迎向了鬼狱邪人！读魔泉魔顺势就压上了颜若榴的妩媚胴体，摆出了她想让他摆出的姿势，胯下笔挺的肉棒轻车熟路的找到了那流精蝴蝶的中心地带，毫无阻碍的一挺而入，在初始的数下浅浅试探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暴风骤雨般的狗伏猪拱，每一次都用上了他最大的力气，用笔直的肉枪深深犁开那缠人销魂的紧致甬道，将两人的股胯重重的撞击在一处！况且，鬼力加持之下，那与读天祸一样的诡异黑气也随之在读魔泉魔的肉棒周边浮现，不觉又将那阳根撑大了一圈，其上形成了无数条细小的邪气触须，借着激烈抽送的节奏，在吸精妖女的名器蜜穴中狂乱的抚触翻搅着！

在这快速暴力且伴随着诡异力量加持的奸淫之下，寻常女子只怕已是雨打落叶，飘萍浮舟，难以招架，而颜若榴的娇躯却在这粗暴的插入之下呈现出另一番景色，只见她原本指天的玉腿被强行压弯，紧紧贴在高耸的胸脯之上摇晃不停，豪硕的胸乳因此被挤压变形，从膝盖周边溢出一圈马掌形状的雪白乳肉，中间凹四边鼓，仿佛两块

屏旱

巨大的、洒满糖粉的柿饼，散发着白里透红的诱人色泽，厚实弹润的蝴蝶蜜尻经受着无数次强而有力的撞击而变的鲜红无比，在邪气肉棒的急速抽插之间，源源不断的喷

屏身

吐出淫香四溢的湿滑爱液！

“啊……哈……哈……喔……”一道道软糯的媚音在急促的肉体撞击声中悠悠传入 y 屏魔泉魔耳中，令他神炫目迷，脚软骨酥，不及改换姿势，便又把持不住，将肉棒狠命的向颜若榴蜜道深处顶去，随即便是一泻千里！

屏享

如同前次一般，华颜留香运转吸纳之下，爽的读魔泉魔趴在颜若榴身上抖如筛糠，好一会才疲软的翻身下来，与她并肩仰躺着，胯下肉棒又回复到了先前那萎缩的截 E

模样，只有那粉红蝴蝶之中不断涌出的白色精浆证明着他方才的努力耕耘。

“你真的好会吸……本宫从来没射的这么爽过。”读魔泉魔由衷赞叹着，转头望向一旁的颜若榴，只见她正含情脉脉的凝视着自己，眼中春水浓厚的如通过一团雾气。

“殿下真是威猛，搞的奴家方才高潮了两次。这次，换奴家来侍奉您如何？”

“呵！你这欲求不满的小妖精！”读魔泉魔丝毫没有察觉，此刻他的话语中竟带着一股宠溺，当即应了这妖女的要求。只见颜若榴翻身上马，主动吻上了杜言孝的嘴唇，灵巧粉润的香舌探入邪人口中，与那饥渴的舌纠缠一处，纤细素手抚过邪人的胸膛、腹部，随后轻轻揉弄起那空空如也的卵蛋和萎缩成花骨朵的疲软邪茎，不过片刻，那软趴趴的肉球便再度变高变硬，一柱擎天。读魔泉魔满意的享受着颜若榴那熟练又灵巧的玉手为自己抚箫推管，自己的手也顺着妖妇赤裸的玉背向下滑去，经过那顺滑跌宕的腰臀曲线与高高隆起的臀丘美肉，最终来到了那深深的臀缝之中，手指触上了那已被淫水浸润，却还未曾被她染指的后在秘地少上！

被触碰了菊穴的颜石榴娇躯陡然一滞，随后使笑回道：“太子殿下喜欢这里？读魔泉魔道：“颇有兴趣。””

颜若榴抛给他一个媚眼，娇嗔道：“你们男人，总喜欢这些不正经的地方。”

读魔泉魔大笑道：“都是肉洞，哪个正经？哪个不正经？”说着握住颜若榴修颈，将她的臻首移到了腹下，抖动着仰天直立的邪根，问道：“这里正经吗？”

颜若榴自然明白他的意思，润唇一张，蛙首一低，已是含住了那沾满淫水与精浆的肮脏邪棒，毫不在意的上下吞吐起来，吹吸片刻，又转为全方位的舔弄，灵巧的粉舌从下至上，又从上往下，一会舔舐着棒身，一会舔弄着龟头，连冠沟马眼也不曾放过，一通口舌侍奉下来，差点又破了读魔泉魔的精关，吓的他赶紧抽调鬼阳邪力，这才稳住。

“行了，差不多了，你且上来，让本宫看看你这妖女的骑术如何。”

颜若榴对着那昂扬的肉棒轻轻一吻，自信笑道：“自是会包您满意。”说话间，玉腿已跨过邪人身体，汁水横流的红润牝穴一口吞下那仰天嘉立的黑气肉棒，随后腰肢扭动如水蛇起舞，弱柳扶风，爽的读魔泉魔倒吸一口凉气！

望着身上一会扭动腰肢，一会上下起舞的媚惑妖女，读魔泉魔忽感一丝恍惚，眼前的景象似是

蒙了一层淡淡的薄雾，但转瞬便消失不见，而眼前那不断上下跳动的一双豪硕巨乳，更让他几乎放弃了思考，抬手便猛抓而去，十指深深扣在滑腻绵软的乳肉之中，却阻止不了颜若榴骑坐在他身上不断抬落圆臀丰股吞纳套弄他肉棒的节奏，只是在那一手根本掌握不住的巨乳上下甩动的节奏之中，感受着妖女的名器蜜道一次又一次的给他带来湿滑紧裹的销魂快感！

圆臀落座，发出清脆撞击之声，翘股抬起，拉出丝丝黏腻回响，在肉棒不断的消失出现之中，不过数百下的时间，便见她不自主的向后一仰，纤腰猛挺，蜜民之中爱液汨汨潺潺，将二人交合之处打成一片水乡泽国！

“哈哈！你这淫荡的母狗，高潮了能出这么多水！”杜言孝松开了几乎吸附在颜若榴巨乳至上的双手，转而起身拦住她的细腰，即将再次爆发的黑气肉棒化被动为主动，在她湿滑黏腻的妙穴中来回驰骋抽送，待到极限之时，也不克制，一顿怒顶狂喷，射的自己天昏地暗，直到那喷入的股股浓精直从妖女的蜜径之中反涌而出，扑簌簌的落在地上，这才浪叫着放开手来，又直直的向后躺去。

在这吸精无数的火辣妖女身上连射三次，若非杜言孝与咒日邪神一样有鬼阳邪力不断补充，只怕早已精尽人亡，事实上，他每一次射精时，从鬼阳中攫取的魂力都会被颜若榴抽的一干二净，只是他觉得，既然每次射精都如此舒爽，那消耗颇大也该是正常之事，毕竟若非鬼阳邪力支持，又有什么人能持续连射数十息而不断呢？

颜若榴沿着读魔泉魔的身子爬到了他的胸口处，滑腻的乳肉贴着他的肌肤一路磨蹭上来，身形妩媚的就好似一只乖巧的小猫，而接下来的轻柔声音，是充满魅惑魔力的耳语诱惑。

“太子殿下，再来多临幸奴家吧！”

“你这骚货，被本宫连干了三次，还不满足吗？”有邪阳鬼力兜底，杜言孝自是不惧挑战，立即取了力量恢复雄姿，起身将颜若榴拎至一颗树前，令她扶住树干，随后肉颜若榴一手抱着足有一人合抱大小的树干，另一条藕臂抵在粗糙的树皮之上，枕住好似脱力一般的臻首，垂吊的硕大巨乳在身后邪人的顶舍间不断前后摇荡着，玉腿更是打开到一个适当的角度，让自身的高度足以匹配肉棒冲击的角度。

“早知道你——这般——欲求不满——本宫——就应该——把你——带回洞中——让下人们——一起——干死你！”读魔泉魔说话一词一顿，倒不是射的糊涂了，而是每一词说完，他都会用力的将肉棒毫无怜惜的狠狠禽入颜若榴的湿滑名器当中，每一下的剧烈冲击都仿佛让她的熟美胴体进行了一场小型地震一般，震的臀波荡漾，乳峰乱摇，蜜穴中更是淫汁狂流，伴随着一次次的狂暴怒插而喷溅不停，待到缓缓抽出肉棒之时，都能从看见一洼洼的淫水爱液随着龟头冠棱被刮出蜜穴，点点滴滴洒落开来，浇沃着二人足下土地！

颜若榴听着读魔泉魔的污言秽语，顶着从后而来的猛烈冲击，眼神妩媚而迷离，轻笑道：“殿下你……竟舍得将奴家赏给下人们吗？”

读魔泉魔听了哈哈大笑，停下了暴烈的抽插，狠狠的抽打了几下那高翘丰圆的肉臀，只打的臀肉上一片红印，方道：“你有所不知，本太子有一个爱好，却没法一个人做到，而那些下人们却可以。”

颜若榴道：“太子殿下的爱好，是喜欢让别的男人肉自己的女人？”

“自己的女人？哈！”读魔泉魔傲慢的拍了拍颜若榴的圆臀，又指了指昏迷在旁的千兰影，道：“在本太子手中，你也好，她也罢，再美的女人，也都只是玩物罢了，只不过有些好玩，有些耐玩而已。至于你说的那种，那不过是绿毛龟的下作爱好，怎能与本太子的喜好相提并论？”说着又重重的在颜若榴的妩媚蜜穴中连番驰骋了十数下。

颜若榴倚靠着树干，腰肢下沉，娇臀高耸，裸躯如镰刀一般弯曲，腰臀连成了一道顺滑而圆润的曲线，臀峰不住的向后摇摆着，迎凑着读魔泉魔一次次的猛烈撞击，魅声应道：“奴家智识浅薄，实是不知，还请殿下明示。”

读魔泉魔傲慢道：“本太子喜欢看美丽的女子被不同的男人奸淫，更喜欢看美丽的女子被不同的男人同时奸淫，那副场景，可比戏曲好看的多。”

颜若榴不解道：“若是如此，又与奴家所说有何区别呢？”

杜言孝狠狠一挺胯下肉棒，撞的颜若榴一个趔趄，若非前面有大树相扶，根本站立不住，这才道：“女人是玩物，下人也只是工具，本宫用工具操弄玩具的表演来取悦自己，又岂是那种下作的绿毛龟可以相比？”

颜若榴回首略带哀怨的看向他，娇嗔道：“原来奴家也只是件玩物呀。”

“难道不是吗？”读魔泉魔从后握住颜若榴胸前垂荡的巨乳，将她娇躯拉至自己怀中，亲吻着她光滑雪润的香肩，肉棒一改之前的狂暴，细密平稳的在淫汁蜜穴中缓慢抽插着，看似温柔如水，但眼神却渐而转向狠厉，在颜若榴耳畔低语道：

“只不过这件玩物，好像不太听话。”

颜若榴原本迷离的眼神瞬间一凛，声线却不改原来的艳媚：“太子殿下何出此言？”读魔泉魔肉棒沉浸在多汁顺滑的名器之中不改抽插的节奏，双手紧紧握住妖女胸前的高耸硕乳，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一般，道：“本宫平日御女，哪怕以一对多，也是闲庭信步，随心所欲，非但不会着急享用，更是一切借由自己把控，多数时间，都是那

宫会让你全身都软掉！”说着，却将肉棒猛然拔出，把颜若榴泛红的赤裸娇躯翻转成面对自己，随即将她推按在身后的树干之上，抬起她一条浑圆的玉腿，胯下坚挺的肉棒不由分说，大力的插入了那感度倍增的蜜穴甬道之中！

“呀.....啊啊啊!!”一连串不知是害怕还是舒爽的惊呼从颜若榴口中传来，黑气肉棒的连续抽插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快感，每一插所带来的激烈刺激都足以抵得上之前数十下的抽插，是以不过十数下的功夫，那名器蜜尻已是收缩不停，在蠕动紧裹着邪人肉枪的同时，喷溅出大量的阴精爱液！

于此同时，却见读魔泉魔浑身异光闪耀，丹田之处透过皮肤亦能看见黑气涌动，颜若榴之感自己功体随着喷泄的阴精一道流失，涌入体内的肉棒之中，那肉棒的尺寸瞬间又打上一圈，温度也增上了一份！

“你.....难道你也.....?”

欣赏着颜若榴震惊的神情，读魔泉魔露出一丝居于胜利者的蔑视笑容：“你以为，只有你会媚术？在本宫面前，你充其量不过是一具上好的炉鼎！”

眼见眼前令世人闻风丧胆的“妖娆魔魅”终于露出了一丝绝望的表情，读魔泉魔继续着令她欲仙欲死的绝命抽插，得意的嘲讽道：“所谓妖女，也不过是一条臣服于欲望与强权之下的母狗罢了！”渐渐泛红的赤裸胴体，巍巍颤动的豪硕巨乳，淫水四溅的蝴蝶名器，颜若榴在极度的快感与无能为力的绝望中被奸淫者送上一波又一波强烈而刺激的绝顶高潮，一切计划都成了空谈，一切算计都成了笑柄，只有不断痉挛蠕动的蜜穴，将其精纯的媚体元阴源源不断的送入邪人体内！

读魔泉魔的肉棒在颜若榴的阴精滋养下，还在不断的变粗、变长、变热，溢出的黑气也愈加丰盈，在肉棒外表包裹的有如实质，将妖女的绝世名器撑的更多、更开，每一次的抽插都带去比前一次更为巨大的刺激，令颜若榴几乎无法招架，在下体如瀑布一般一个劲狂泄阴精的同时，精神也仿佛被撕裂了一般，只能发出“呻吟呀呀”的本能淫叫！

忽然，只见读魔泉魔猛然掐住了颜若榴的修长脖颈，在强劲的抽插与窒息的恐惧之下，那令她疯狂的巨大快感也随之被无限加强，不出数下，已是腰身猛挺，娇躯抖若筛糠！当邪恶肉棒从她蜜道中拔出一瞬，淫汁爱液如射尿一般狂野喷洒，整个人在地上翻来覆去良久，方才渐渐平静下来！

但鬼狱太子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她，得意的开口嘲讽道：“玩物，就该有玩物的样子，不要在那自作聪明！”只见他不断变换着场地，将那熟美诱人的胴体摆成各种令人着迷的姿势，继续着他愈发强力的奸淫，地上，身上，树干前，草丛中，还有断裂的树干上，都留下了二人激烈交合的痕迹，正面，背面，侧面，正抱位，背抱位，倒插位，每一个体位都让颜若榴蜜汁狂溅，高潮连连，当真是——欲仙欲死！

*育育*玄**育*育贫东*** 贫**育*育 **2-10-7